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解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壇 挍

文公二

經 辛巳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杜）須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遂城郚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郚魯邑按今山東泗水縣東南有郚城○音吾○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卒子昭公杵臼立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illegible][illegible]令狐秦地按及者自此及彼大夫將稱人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按在河南原武縣西北○冬徐伐莒（方）解音方

成感可作役毋緣然

宋事必詳叙大[illegible]之

親莒故徐以號舉史文也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杜解〕公因晉國有難而侵小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絶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逆故曰非禮〔左衍〕寘其子使仇其父〔朱鈔〕此必仲遂之謀也

僖二十二年邾滅須句。僖取之而反其君。使為已附庸。今又為邾滅、文直取其地。而不反其君。且以邾叛臣居之。是僖猶務其名。文并不愛名矣。霸國一有間隙。而小國即乘之以起。傳曰間晉難也。逆出文公不言之隱。故春秋不可無霸。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杜解〕公子為右師。公孫友目夷子為左師。樂豫戴公元孫為司馬。鱗矔桓公孫古亂反為司徒。公子蕩桓公

奚弃其信哉如此

後此無道刺字已伏根於此

正喻夾寫

國人公族皆與公爲難則奸人引來其附此篇爲宋人弑公子鮑殺機

子爲司城（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華元父）爲司寇。（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張註國之亂由父始死而亟改其道也）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附註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故君子以爲比。（謂詩人取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尋八尺日蔭所以蓋木蔭謂藉木之庇而縱放尋斧以伐之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按史官有人衆不名無罪不名之例非聖人褒貶）

公族無不當去而勢亦不能去也聯公謀聞中欲如晉之無畜羣公子是殂之亂也欒豫言以德則皆股肱也誰敢攜貳去之則皆讎仇也何但攜貳乃攜貳之公族未嘗去得一人而親厚之公孫先已葬矣兩人矣六卿和公室是非名分皆置不言但求嗣君無事而已成公求之賢君身死未幾而嗣子不能仔肩傳有餘慨矣

此段宜在立靈公下而傳遙接先蔑迎雍求猶得肆立萬何而穆嬴一鬧乃見所以被苦之嬴若依次而叙文受決歎矣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杜註備二十洵斜攻公入乃多與之徒衛按納雍不書晉不告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江云叙議一氣直下有風發泉湧之勢究拋入不偷著停滯

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

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

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且居子佐之代狐射姑荀林父佐

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

為右及堇陰晉地疏云御戎為右是君之御右凡師雖君不行君之戎車亦行故御右在職也按箕鄭先蔑

俱不在軍而云先蔑將下軍何也曰明寫先蔑即職寫箕鄭也劉林父亦但言佐上軍可見此時三軍將佐林父而外皆

是為盾使劫若新立如秦師外至先於內變而箕鄭應之則盾危矣故仍其舊職而以佐攝之如今之不閑缺者所以固

者將佐之心也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

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襲必也軍之善謀也逐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早食於寢蓐潛師夜

起林曰潛師使卒枚無聲夜起捲秦不備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己丑

罪先蔑正深與盾

[illegible]也正[illegible]深之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刻首去也令狐在何東當與刻首相接按先蔑士會宜得罪於秦而反奔秦）（可見納不正者秦人之謀令狐今山西猗氏縣地○利若羽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于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焉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此篇處處責重趙盾先提出秦送公子雍○兵衛却盛○而盾

之反恩爲仇不待言叙出言猶在耳省卻一大篇晉襄托孤文字而盾之負心不待言然傳不責盾於立靈之時而責盾於殺雍之日叙荀林父之言正以見盾誤國怒鄰而且及先蔑士會也傳叙無一不刺盾而尤着眼在畏偪二字穆嬴之啼豈足感動其心所懼雖然甚多大義見討遂國皆敵矣或以盾有悔過之心者誤也夫秦以昏姻之國文公所藉以伐楚者自殽之役兵連禍結至此秦人已閉關矣而盾怨猶挑釁並不告以立君而潛師敗之遂令讎晉益深楚人反得援秦以敝晉終春秋不解皆盾貽禍之烈也或曰安知晉不以立君告秦而康公不聽歟傳曰乃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知盾之立意戰秦矣然則秦無

問云孰賢一問紓已心折宣子返日則烈以見此人原不易其求閒來懷不得睚怨對伐釁於不是泛爾可長

過於秦晉相去千里而葬有常期秦當合雍速發居殺公喪豈有求君於外八月遣使九閱月至晉猶保其無他變乎十月葬襄諸侯會葬秦豈不聞之蓋康本喜事之主雋食立君之功故因其不告立君遂挾雍而來然則盾之坐待其來而不謀爲之所尤不容誅孰謂可分咎於秦哉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酆舒狄相且讓之讓其伐廧咎如時賈季與在狄間問勞也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許氏翰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侵魯使齊侵宋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趙衰以元勳父執佐且居即此便見春容可愛盾則日長炎炎其烈正未有

女也賈季立公子樂之言義士也論趙盾之言月旦也公私之異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杜氏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趙氏曰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會諸侯盟者言公後至附于載書也稱正公所不及于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李氏曰所以辟公之不敏也

晉侯立故也便見靈公在抱無能出令不比垂隴之士穀猶承晉襄之命也盾當聯諸侯而公然盟扈是大夫主盟諸侯之始此書盟晉大夫之義也公後至程子以為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愚謂觀明年使仲遂再

經于閔僖几三百嗣注有法

往可知矣

穆伯(程態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也)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敖從父昆弟)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叔牙孫)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敖遂鄭子晳子南之先難也子產能並罪之鄭所以治季文子方以專權傲之魯所以亂

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解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疏云今大禹謨戒之用氏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文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郤缺有德之人也引書字字分析末作歆動之詞盾能無從然不能用其人也胥臣死而缺無知己矣呂東萊曰趙

宣子于他人之言皆不從。郤缺請復衛田。又請歸士會。皆從之。春秋修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缺耕于田野。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工夫皆自裏面做出。故言語有力也。

【經】壬寅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 杜盤 壬午 子王臣立是爲頃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月五日〔程〕襄天子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卯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所從本反雍於用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自外行。螽。爲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解音蟹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

牢之竟補注申至虎牢皆鄭地劉敞從服虔說以爲致之于鄭杜誤按晉使鄭以匡戚之田還衛自當以昔取鄭地封公壻池者還鄭理固然也申當在河南汜水縣界以匡戚還衛復以申虎牢還鄭能從諫矣蕭盾初政整立規制盟扈以爲親諸侯歸田以爲睦鄰盟衡雍以爲親魯然心術不端翦除異己使強家大族既不帖席而戎狄交訌未聞問罪此范山以爲北方可圖也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陳傳自此秦晉再交兵

秋襄王崩爲公孫敖如周弔喪

晉人以匡之盟來討杜解前年盟匡公後至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珍貴也魯君不與其人而珍之兩事並在故史兩書公子遂非聖人之書法珍之也

扈之盟。以公之後至。恐魯之貳也。因又與遂盟。是不信其君而信其臣也。壬午距乙酉。凡四日耳。公以盟趙盾命遂。又嘗與戎約。復使遂會戎于暴而盟之。蓋兼二事出也。傳文自明。而杜乃云戎將伐魯。不及復君。乃專命而與之盟。失傳義矣。文公委靡不振。盟晉盟戎。悉委仲遂。遂何人斯。即與敖爭室而欲作亂者也。於是大權在握。而弒逆之禍萌矣。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不至。不至周也。而復中道反也。猶未歸魯。即奔莒爲蓋郎以弔周之金帛奔莒。而魯亦未嘗遣他卿弔喪。至明年毛伯來求金。而得臣始往賻。不足言。文公不臣矣。

河之猶而效節與游雨墨 以官 伏昭公不戒而操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杜註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失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之孫授問官王節有五與琢云牙琫以犯半城蕩毅攻孔等昭公令司馬司城持節發苦與之相持不勝而殺耳故握節救節君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命也疏謝守郤節之昔節非也卿遷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此為十六年宋弒昭公張本襄夫人為昭公適祖母暮年將棄位而通其孫是春秋所未見者且一老嫗耳何至執聚衆殺三大夫逐一司城無人敢問此中大有人主之主之者賊也夫人為賊之腹心欲弒昭公而不去昭之羽翼

不可得弒也司馬子卬手握兵柄乃心公家凡機鎮離與卬同心事主意諸亦忠而有謀皆賊之所深忌者假手於夫人去之公不從將以無禮廢之昭本柔懦而夫人主於內羣臣附於外傳曰三人皆昭公之黨也君臣何可言黨況皆昭公之弟以見昭公親厚惟此三人餘皆賊黨也此三人可貴夫乃知十六年弒君時之六卿皆可誅矣宋人即後此弒君之人也其告諸侯也必云昭公無道殺卬逐意諸而深貴其握節效節故並以官告史亦以官書夫子因舊史之文以見通國皆賊惟此二大夫猶是昭之司馬司城也凡攻左者皆誤又責氏實二子仕於亂邦不能其官濫膺戮辱含殺人之盜而責被殺之人甚其然識通篇

以襄夫人爲主殺之逐之指麾自由隱然有一公子鮑在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程盤登之于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
本司公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
有從七之勳先克佐中軍奪蒯得田於堇陰七年晉禦秦師其黨陰川軍事奪其田也故
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爲明年殺先克張本
城濮之役謀元帥趙衰獨舉郤縠以其說禮樂而敦詩書
也箕之役胥臣舉郤缺爲下軍知其能敬必有德也從來
有以從亡之勳爲言者故所向有功至夷之蒐先克始舉
狐趙之勳以狐射姑將中軍及陽處父易以趙盾而大權
遂歸趙氏其後六卿次第秉政馴致剖分晉國所謂一言
而喪邦也

【經】癸卯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注解】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如齊歸寧按出姜貽公女【箋】蓋靡寵而優聘貫夫人誅于父母其歸寧蕃有故焉○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葬稱王其人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解】夫人幾于出乎故喜其反○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子文公壽立○九月癸酉地震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正云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孔晁云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予於地動○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葬曹共公

【傳】頃王元年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注解】箕鄭等所使世亂殺先克不書故不書

箕鄭父等之殺先克猶射姑之殺處父也盾不討射姑宜箕鄭效尤而起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葉氏曰以年為葬雖已葬未踰年不得稱君子赤卒不稱公薨是也以葬為葬雖踰年未葬亦不得稱君頃王求金不稱天王是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不親往而遣使共葬事非臣道矣杜以為禮非也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杜謂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人者眾辭據傳箕鄭父為首謀而經書及其義云何蓋先都士縠相繼就戮後始知箕鄭父并誅之則知鞫獄非一人定獄非一時而盾之黨盛矣蓋靈公方幼盾威福由已

領起三節

以首四語詞起下以中段爲救鄭出不及而鄭平伐陳不救而求平兩及楚平相關照應不出范山意料中也

無以駕馭人材而立功有用之器變爲驕蹇逆命之徒自是三軍將佐皆居所置而晉霸益衰

范山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按狼淵今河南許州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稱胥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方解揚虔父救江稱伐故以名見若書帥則伯國之卿亦稱人按卿不名戒公以前皆同

夏楚侯陳克壺丘陳邑按在今河南陳州南境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息公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以小事大故懼而請平也蘇吉晉君少然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後不告不書○告扶廢反

遂牖寫晉寫秦寫宋幾忘經目矜幹之楚至此忽起一峰。使人驚愕。城濮後楚不敢窺北方者十五年。於是而知戎豪之功。晉君少。執政無志。而寇啓戎心。於是而知趙盾之罪。

盾將救鄭。至鄭而楚鄭已平。然是月伐鄭。即於是日與師。雖曰緩不及事。猶勝乎侵陳而不之救也。并記陳平。以明救鄭猶有取焉。

及侵陳。秋復侵陳。而陳人能以敗獲見功。盾能救陳。則楚師大剉。接兵不動。陳所以懼[illegible]平也。

冬。楚子越椒（子越椒子文從子）來聘。執幣傲（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幣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

故晉傲其先君也爲官

西下祭禁滋若放氏雖卜

之楚子商臣之罪大惡極覆載不容至是備君臣之辭使聘魯畏其強而以聘我爲喜故同于列國聘問之典書之非聖人褒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補愍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illegible]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宋鈔僖公之襚九年成風六年矣秦人何物不可以將情而役凶事以問遺忿亂世崇信鬼神必有如後世中元焚去贈鬼之傾俗故美其名曰謚爲邦交之字且傳公之隋成風之祔當時人心未盡服秦人致詞必曰先君僖公夫人成風祀典攸隆聊供不腆之襚以依如在之孝[illegible]云爾魯人之感甚於百明之俱矣

秦與晉仇魯睦於晉者也時晉室多故故托爲歸襚至魯以窺諸侯之間左氏雖不當事數語凡云禮也俱以此爲大旨而學者必深求之殊失傳意

此段宜申傳首段術斷成

傳見一書一不書

經 甲辰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杜：子西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與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音□）。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不行，故書次。按楚子欲出迎魯史將而先蔡楚合盟也）。

傳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少梁今陝西韓城縣南有少梁故城。北徵今陝西澄城縣西南有北徵故城）。

秦援楚以敵晉。敵晉者秦也。趙盾不能制楚而與秦角，自敝也，亦非也。經獨書秦伐晉者，以晉猶有求成之意，而秦初無修好之心，秦于爲惡也。然以國舉而遂謂狄秦，則又不然，史文略也。

初楚范巫矞似（杜：矞似，范邑之巫。矞，尹必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

王臨死四字成何以出死程積之也而見半宜出不當齋問賊令此正證明經驗處

縣殺字

君皆將強死。（孔健強健也病而死謂彊）無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陝西商州）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抜不敢來命就職）悅。（松反）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西畏楚責不取之商止）王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按又字承上遂止之來言縊而懸絕得不死又以謀弒商臣而死也以明巫言不爽或謂既欲弒成又欲弒穆者誤也）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子家不書非卿）

宜申謀弒成王。誅、俱無此說。而顧亭林為是言。其實全無影響也。城濮之役、子西將左軍而奔、成敗之、且畀以大邑、斯時成憶范巫之言。未嘗明示其意也。楚殺其臣宜申

之罪且謂不殺卽逃故將入郢以訴之蓋懸絕不死而入郢是一時事非旣之商而後將入郢也顧氏以爲入郢爲亂天下豈有不攜一卒徒手而爲亂者乎又豈有僨事敗軍君不殺之且用之而以亂報者乎蓋楚介甚嚴覆軍之將僅不免誅故憂讒辭邑而欲就死於司敗傳追叙於殺宜申之前以見宜申懷不殺之德感工尹之用有志從讎謀敗而被誅夫商臣弒父而立賊自當討宜申臣事十年卽不得許爲討賊而必不使亂臣賊子反加人以叛逆之名恐共無將之罪仍爲專殺之詞家氏曰聖人之特筆也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杜解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爲次厥貉傳楚步寫楚人陳處使人雖楚然以宋二句折轉正加辭起法宗繕術日之

記篇宋侯僕語楚與情送兩兩相對宋然與左右司馬對且難命必滾倚對逆楚與扶宋對不出應解所守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而奔頴王新立復之乃奉命而盟于魯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按陳鄭會楚猜情將患與宋同所故會息削而不齊惟蔡一意附楚故厥貉書蔡侯宋華御事解華元父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特楚欲誘宋賺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大藪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彼期思今在河南固始縣西北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將職張兩翼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抶耻乙反其僕以徇或謂子舟無畏字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畏彊禦毋縱詭

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肆强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呂說無畏借楚之威以爲已名使是而無後憂則君子不如小人矣。如厥貉之會縶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麇傳

商臣駐師厥貉聲言伐宋而不即伐者欲晉救也久之而晉救竟絕華御事不得已獻開門揖盜之策不爲所滅猶恐晉來其後耳夫宋鄭之君爲左右盂與其左右司馬爲班儼然王矣故無畏逞惡敢辱上公入春秋以來陵夷未有如此之甚者乃縶子者國小於宋鄭而義憤所激飄然竟去明知力不能敵而不忍臣事弑逆之賊禮義廉恥之所以未盡消亡也嗚呼趙盾秉國而使文襄之業掃地罪可勝誅哉華氏自督以來久不見傳至御事首獻逆楚之

謀傳書麇子之有志正形容御事之無恥

經　乙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註經：計前年逃厥貉會按楚始書君將俱倫反）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宋地按今河南睢州西有故承筐城此大夫特會之始）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

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註經：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按今為湖廣房縣）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麇地今為湖廣鄖陽府治錫音羊）

麇近楚小國伐麇而商臣親至知麇之謀守其國楚不敢易視也所敗不服知麇子之能自强不為楚辱也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晉不忘諸侯魯不忘盟主其意足嘉也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禮法蕩見諸侯貴畢不朝京師而朝大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諸侯之卿出奔反國者皆書歸如宋華元衛孫林父之類是也此何以不書服虔云施而不德春秋所善疏云衛侯鄭之歸衛侯朔之入邾子益之歸皆受魯施並書於經豈皆施而德耶杜氏謂史失之夫魯史載其本國之事應未失也蓋意諸之奔宮屬皆來避宋亂也使意諸有靖亂之才卬為司馬已為司城當銷患于未然何至卬死已奔明知無益于國而假魯之請再居其位戀棧而無見幾之明

者也故不言其歸削之也昭公弑意諸與其難此則孔父仇牧之節也削其歸與其節可以並行而不悖何以不書飽不以告也

鄋瞞侵齊〔注〕解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疏云狄是北夷大號鄋瞞是其國名魯語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問于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鄋所求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以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蓋長三丈不書睃炎狄也稲迷𠂤渋人門行而長狄行䆫一種服屬于鄒鄺是時為鄋瞞䨲以貸齊𦥑於得曲以濟杜氏异以鄋瞞爲長狄國名僑如為鄋瞞之晉齊者門以下異長狄掛左氏臭接惟鄋瞞長狄洛為一隱依眩狄之下從僑如悠斯均別以長狄傳義自明僑如長狄之君也富父終甥摏猶衝也舒容反○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

駒（魯郭門）之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疏云：襄三十年傳云莊叔獲僑如及虺也、豹也，皆以名其子。）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而音）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宋地，齊今河南封邱縣東有長邱亭。）獲長狄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

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十六年。按顧氏補正引史記作齊惠公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齊大夫）獲其弟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二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按今在山東東阿縣東北。）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疏云：鄋

氏以逆居四裔不在中國史記秦時大人見於臨洮是求
絶也按狄中鄭瞞一國以無長狄之助而亡非狄亡也

趙木訥曰狄侵陵列國至晉人敗之于箕其後不敢犯晉
敗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三使齊而侵魯宋者各一得臣
敗之于鹹于是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齊魯則鹹之
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于天下不可不錄也本迴一朝之閒能除
中國患春秋書焉宋趙出自[illegible][illegible]之魯免為可嘉
傳蓋大得臣之功也狄當齊桓之世滅衛入邢英敢誰何
至此幸鄭瞞入侵齊魯大敗遂以不振于是述先後見獲
顛末以見狄倚鄭瞞為用鄭瞞倚長狄而强擾中國非一
次見獲非一人而歸結于鹹皆所以大鹹之功也

郕大子朱儒自安也虎子夫鍾邑[illegible]國人弗狗順也為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丙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杜解〕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吳楚間小國今江南廬州府巢城西巢湖。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今山西蒲州城外東南隅。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接鄆今山東沂水縣北鄆城是此爲東鄆成四年城鄆爲西鄆乃今東平州九年楚人人鄆則又莒之別邑○音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杜解〕太子自安于外邑故接立君逐太子而將別立君出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亦邑音圭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異〔陳傅〕傳釋書法與郕庶其三叛人異〔補注〕此史文也。

安於夫鍾則非郕君逐之先儒云太子朝夕視膳郕人以

其失人子之道。不足以主社稷。故別立君。蓋為大臣所廢也。鄭人以其既廢。故稱太子。而來奔以君稱者。魯以諸侯逆之。故稱鄭伯。蓋史官書法。以君命為進退。如成風敬嬴。非夫人也。君尊為夫人。則書為夫人。孟子。夫人也。君不以為夫人。則書曰孟子。鄭伯已廢之君也。君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鄭伯。皆史氏舊文。而非聖人之義。法但直書其事而魯之失自見。非譏者。以利其地而尊之也。

杞

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君〕爲公伯伯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

許

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不書來歸求歸而卒疏云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娣爲夫人

釋

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年文成之間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桓夫人也

一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

故不書（補注）叔姬不安于杞。致歸寧以反。故杞伯來請而後絕。經不書始嫁與來寧法與鄫季姬同。卒不繫杞者。既絕也。經稱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稱叔。故或加子以自異者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詳說）稱子。別異之辭。非公之同母姊妹。公之女矣。

此叔姬。爲伯姬所求之婦。不繫杞者。既絕也。杞桓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成五年來歸之叔姬。九年杞伯逆其喪以歸者。即桓所請絕昏者也。諸儒謂兩叔姬。不應前後皆出。公不應兩從杞命。因排傳妄。不知左氏據魯史記載。安見前者出而後必不出耶。公從其前。安見不從其後耶。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杜）（經）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按今江南舒城廬江二縣境。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疏云。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非一。

傳云來聘而言將伐晉蓋以助已諷魯也魯不敢從亦不敢抗秦作賓主都不說出只把玉做話頭來解以君子而壓服則心已與之亦將不說彀

一令尹新除而小國遭其毒者三。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圭璋也寡君敢辭玉。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按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今始聘而辭玉者。蓋辭其聘也。杜不悟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腆他典反。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節信也。用聘必借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薦也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贈送之也。

以伐晉告魯。欲魯不爲晉役。而翦其羽翼也。西乞歷聘諸

按出令狐則此役晉人爲之

主將謂已定前

惡臾駢佐上軍援者服基易其功故憚之

其可二字虛作留下面趣

侯以散晉之與國。不獨魯矣。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杜解晉邑令狐役在七年按今山西蒲州南有羈馬城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茂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孔疏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壘深高也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支子曰穿。趙夙庶孫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年少不在軍事。又未嘗涉知軍事按在秦也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暫往而退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傳云晉欲待其遁而擊之□人既不敵退以用求勝求戰為退之也也晉人惟知秦欲戰不知秦欲退耳方服臾駢卓識　士會遠然不過欲全其軍也未嘗求勝晉與以圖情測敵者不同

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孔疏甲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于身未戰且坐之于地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正師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杜交綏兩退也疏云綏是退軍之名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缺也魚覲反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迫也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按凡軍非大敗則載其死傷之尸而還如狐駘之役國人逆喪者皆髽是也穿率師出未背無死傷今欲薄秦於河則不及收尸故曰棄之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按入瑕者欲據桃林之塞故明年晉使詹嘉以一軍守之

傳盖爲桃園張本也。河曲之役。盾將中軍。三軍將佐無趙穿名以盾之威重何有于穿。況殺人亵手。誰不知之。乃元帥定深壘之謀。而穿違其節制。以其屬出。按之軍法。可誅也。盾遂從穿。幸而交綏。否則喪師辱國。皆所不計。是穿爲重。而三軍之命爲輕也。及史駢有薄河之策。主帥定議。而穿挾胥甲。一呼而止。夏日之日。炎威安在。無他。盾素與穿比心倚之也。

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 丁未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子壘公平民立 ○邾子蘧蒢卒。文公卒子定公獲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解〕義與二年同 ○大室屋壞。穀梁云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日大廟伯禽日大室羣公日宮 ○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地闕。徒答反。）○狄侵衛。○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鄭地。按今河南新鄭縣東。芳味反。）

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解。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按今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疏云。塞在南河之南。乃從華陰縣適周之路。備秦者。因西乞術聘魯。亦粵更交餘國。故守此以斷其來往也。悉代反。）

趙盾于晉。功小罪大。而惟此一著。為晉百年來絕大之功。想亦臾騈之謀也。秦晉接壤。東南皆晉境。惟潼關一路。得與周通。命使往來之所必經也。瑕即桃林旁邑。其塞險要可守。使嘉屯卒於此。即以瑕賜嘉。為持久之計。後呂相絕秦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正指此也。藉非然。晉始則聘列國以離盟主之交。後且圖諸侯以肆東封之。

[illegible]然而超積六卿句與諸浮一見合爲一片

林父之閒已見於此不知隨會番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曲盡士會可謂知人

略。大。爲。中。國。患。乃自有此戍。秦。使。不。能。出。關。轉。從。巴。蜀。通。楚。而。東。諸。侯。不。受。其。毒。然。則。趙。盾。之。功不。獨。在。晉。而。且。在。天。下。不。獨。在。一。時。而。終。春。秋。之。世。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杜註〕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荀林父僖二十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曰。請復賈季。能外事。〔孔疏〕賈季狐突之孫狐偃之子本是狄人能知狄情得以孫備也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虒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畢萬之後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壽餘子音奴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於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爲在

若曰可以歸議迅捷矣既云以爲士會及壽餘且晉師魏魏實於情飲帥之似古人無此者算也謀而還秦伯猶許立以俟妙絕

河之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東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巳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天明白如河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馬檛臨別授之檛陟瓜反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巳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裔別族後累之姓孔疏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無所賤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討尋上下其文不新漢初左氏不顯於世旋立旋廢先儒集以目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獻以求道通明帝時賈逵上疏云闘識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得不疑然則傳文爲漢儒增入者不一矣

或謂秦伯明知故縱之。俾其臣代言之。康公似無此人君之度。然繞朝何以不告於君。觀其言曰吾謀適不用。知朝

俱毀精仁戰之言亦一局謂作兩冠

簡云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者也邾子戴因此大悔厥心而吹殘忍爲仁慧乎

已告于秦伯公方利介智昏士會明白言之猶不爲動況其臣乎然盾之歸士會非霸者之舉動也使繞朝之謀行且累及士會而終不得歸不如荀首之請知瑩遠矣自此晉人之言秦益不信而楚交益固

邾文公卜遷於繹（傳遷凡自遷其國都不書繹邾邑嶧山東鄒縣有嶧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杜預）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疏云邾既遷繹於此境內別有繹邑宜十年歸父取繹是也不是取邾國都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雙起

播寡君未免一語寫出中原諸國無不淒惻

文公在位凡五十二年。當衰暮時、而循理守正更難能也

春秋得二君焉。邾文公命在養民、趙昭王祀不越望、傳一以爲知命、一以爲知道。深與其不以死生亂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解尋八年衡雍之盟

衛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

公還。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陳傳傳見諸侯俱有奔晉之志

公皆成之。

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衛一來而三國附諸侯之義也

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鄭大夫公子歸生。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務。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伯之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

文子賦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喻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鄭伯拜。謝公爲行

公荅拜。按不見公再如晉。
蓋遣大夫告成耳。
公朝晉而衛鄭之君皆因公以成於晉。始知厥略之次。趙
於強命。世有桓文。何爲至此。視鄭伯賦詩文子答賦斯時
之諸侯。亦可哀矣。春秋所以責趙盾也。

受業毛　昇增参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埭　堉　按

文公三

經戊申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杜解：告于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日。鈔孝公名昭，而潘又弒昭，非禮也。子舍立。）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按今在河南商邱縣西南。）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哀來奔。（書字貴之故）。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故書。單音善）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歸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杜解逃奔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附注驟施有急而且數之意）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當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商人與宋鮑行同一轍。其驟施聚士原為弒潘起見。幸昭

爲云一句插在目前之假三句消其與目之忌三句

公早卒得保首領觀下元曰爾求之久矣可見齊昭殊屬夢夢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菑側其反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從楚者服爲晉幸爲列國幸若曰可以同拒楚矣晉會晉趙盾是時懸公楚長而盾不使主盟諸侯盾之專也欲納捷菑盾之悖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見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不爲君則憾多將復殺我按將免我謂不能免我也爾爲之按爾可自立爲君

又明指其平日之毒四句再詰問之五句因要頓之

此與僖九年殺奚齊與卓里克之弒二君乃本國臣民告之列國者故先君未葬稱子已葬稱君若商人七月弒舍秘至九月始告魯蓋以他故赴而不敢明言已弒觀叔姬未嘗大歸于魯可見而單伯之請叔姬直曰殺其子顯暴其惡故怒而執之也豈知叔姬魯女舍爲魯甥齊魯接壤其于弒舍年月日時絲毫不爽夫未踰年稱子緣孝子之心而爲之稱也若以鄰國之史臣書現在之亂賊無論已葬未葬已踰年未踰年直書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已此所以與晉奚齊異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

宣得公孫勢無欲踢倒邾城

周六只五字八百乘無虞

書師等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定公俱縛反）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書師。師以納。惡其初志也。弗克納。予其改過也。或曰。邾人以五字蔽晉八百乘之師。若可與在邾。抑知盾以六萬衆而自屈于五字。乃見其可褒也。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匡王）叛王孫蘇。（叛不與援王始與蘇畢而復既）而使尹氏（周卿士）與聃啓（周大夫）訟周公于晉。

（周公故曰叛然遲辭不慎適為後人口實）

（之訟理）

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蓼音了）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

正制亂

下敘作亂之由

提挈一篇線索

汪云此全篇已了學者須解此伏脉一套事敘氏錄

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燮為傅廬戢黎
廬大夫及叔麇之佐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補莊太子或不告楚與殺
夫中國吳後敗其廬楚邑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
校今湖廣襄陽府城南
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按殺師之後公二十五年秦與楚精於此補出
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楚每一君新立一令尹新除必有附近數小國遭其毒虐舒之師方出而內變已作為舒稍緩須臾耳嗚呼潘崇何如人乃為楚世臣乎

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與聽政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事送殺子家故出入不書

孜[illegible]之兄弟反[illegible]孜伯[illegible]仲之兄弟也

穀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弟穀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請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以卿禮葬。

只首一句。敘已自絕于魯。卒不必赴。喪不必歸。雖孝子慈孫。飲恨而無如何也。乃襄仲食賂。則許之。復挾仇。則阻其喪。皆出于一人之私意。而公一聽其輒移。傳詳敘之。惡襄仲也。

敘以己氏及二子俱來復。盡室以適莒。此時父子訣別。兄弟分離。使仁人孝子。欲養無由。文伯之疾。未嘗不由此致之。臨終請立難者。以獻子少不更事。隱以生事葬祭之道付之惠叔。隳讀為脊令之思。細按為蓼莪之痛。千載下猶

見文伯之目未瞑矣傳共以見叔之罪禍其身并累其宗也一以見遂之專招之來忽麾之去也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遷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按宋人貴之以字告以此予子哀不黨賊也封人小吏逮於君者以為卿孰使之鮑之黨使之也子哀不入其黨視宋卿如敝屣飄然來奔而家氏以臨難自危為不忠然則必黨于鮑而後為忠乎抑必為鮑所殺而後為忠乎君子居亂世不可有畏死心亦不必有求死心如子哀者聖人所謂見幾而作也不義宋公而出乃鮑之黨告于諸侯者言昭公無道賢如子哀不食其祿待放而去矣故賢之而以字告魯史因書于策

襄仲何知殺命而單伯直以所言告齊殺其子三字逆中所忌故忌執之於遂仲一逆刑明然單伯一邊

自此而昭之無道益著矣然後知聖人于魯不以女樂行而以膰肉去其用心爲甚周摯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告以九月從赴齊

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夫青批

告難者告舍卒之由而不言已弑之也夫已氏稱謂奇創

元嘗曰我能事爾事之則君之矣而後如是知元之有異志也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程能子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按此襄仲請于王之辭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來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辭甚王不能命諸侯正商人之罪乃爲魯遣使不肯王使爲王請

亦譏王名商人之逆也

用賂爲君道大單伯口中反爲其亡無因

曰請受而罪之夫昭姬何罪知會猶甚閔而自賂姬致之致國人之不服也弒君之賊天王不能誅魯人不能討誅單伯無王也又執昭姬無國母也公羊乃誣單伯道淫以蔑叔姬道聽塗說其謬至此

經 己酉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杜解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

鍛與貫之相底傳有似誤而當刪析此溷是

傳 匡王元年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請考

是年蔡莊侯卒子文侯申立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按其官皆從以爲耦賢丶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按耦人貴之非聖人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社解耦督曾孫也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私辱魯君對共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宋鉊猶有人心決不如此書對以自託于魯爲私計耳

不書使鮑之黨使之非君命也石林云宿完以君命而專盟者也。華孫不以君命而擅盟者也。魯人以爲能其職而書官以貴之。聖人則深惡之也。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華孫即代爲司馬者。既不能如子哀之奔。復不能如意

諸之死君握兵柄不能以一旅加鮑并不能正卽伺手刃
其君之罪非賊黨而何襄夫人使司城去而不使華孫去
不必去也公與司城謀死而不與華孫謀亦以其爲鮑之
黨無可謀也此之來盟稱述先德會先君能成宋亂郜鼎
猶在耶董陰欲會成之也襄仲華心相照矣夫子因史之
文言彼司馬被殺此司馬任用也又言華氏名在諸侯而
此復題其惡也皆正其黨賊之罪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經

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魯爲令齊侯伐曹張本

劉公是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則諸侯于天子五年
一朝矣不得于諸侯亦五年一朝也按嘗將史官以爲禮

想字須想下惠伯兄弟親愛一番正論

聲經已先

玉帛相見亦邦交之禮而不同于日事兵革者也古之制
東遷後之制非西周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杜解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孔疏鄭氏曰飾棺者以葬道路及塴巾不欲使衆惡其親也士布帷布荒荒蒙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魯必取之從之卞人（魯卞邑大夫）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據杖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異降張注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故之葬諱孝于總孫所不能改者與）聲己（惠叔母）不視帷堂而哭（怨敖從莒女故帷堂疏云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于殯雜記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己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

注云叔二子之死過從已甚結局

惡伯（叔彭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乃然）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孔疏隨祭謂助祭于兄弟之家盡其敬極情雖不同謂內相怨恨不能和同當無絶其愛是相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穀在莒所生）孟獻子（仲孫蔑穀之夫）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鼆一人門於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句七侯反鼆莫幸反）

敖義與國絶不許歸葬非過也傳特書已不視葬視其仲又云喪歸爲孟氏且國故皆所以正敖之罪然與敖爭室幾欲稱兵者遂也敖固不材遂豈善類乃敖則三年不

出遂則獨秉國鈞始不許迎喪繼不許入哭假大義以報私怨而操縱由已無君甚矣譖二子或謂遂譖之非也遂使人譖之也使人譖之然後可以動獻子之聽蓋仇敖因仇巳氏并仇巳氏所出之子遂之惡實居穆伯之上慶父與敖皆凶德而孟氏代有偉人傳于其交關處叙明以見幹蠱之賴有賢嗣也齊人爲孟氏謀惠叔孝思哀感行路雖齊人亦爲之謀也卞人既告仲猶不許惠叔哀毀覬并無以副乃見付託之重故居喪既久猶骨立泣請於朝幾至滅性禮衰絰不入公門可見者其形容毀瘠之甚耳觸得孝子請喪無不感動狠如襄仲亦爲意移而下文聲已之哭惠伯之請諸兄弟之哭弔皆惠叔之誠有以感

之也。二年莒女之子。惠叔之弟也。他年惠叔卒獻子嗣立之年也。獻子爲文伯之子。宣九年始見經傳並敘之以爲穀也。食子之證。亦表孟氏之家世也。獻子之賢。未必聞諸而怒。乃二子自謂違禮以死。明心執殳前驅。歿爲國殤。孝子。忠臣。聚于一門。而獻子盛德大賢。爲魯社稷臣。以後如莊子。僖子。至懿子。敬叔受業於洙泗。雖懿子頗不類。然叔孫已不逮矣。何有于季氏之文武平桓。世濟其惡者哉。此周公。魯公之遺澤。獨鍾於孟氏。而戰國之世。亞聖篤生。讀此傳而知孟氏之源遠流長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按于社用鼓。日用牲皆非禮。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伐猶擊也。諸侯用幣於社。

社尊于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於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等威威儀之等差古之道也。

按亂征及周禮大僕所職。凡救日月皆鼓。傳述天子諸侯之禮于此者。以鼓社用牲之非禮。故泛舉常禮以正之。非謂此月當鼓而餘月日食即可安然置之也。否則食有常度。聖人但言正陽之月以示人。而不必有三十六矣。自杜氏謂是月得常鼓之月。致孫氏劉氏攻傳不休。不知傳自不誤。亦杜誤耳。蓋禮者先王之常制。非常制。即非禮也。傳不伐鼓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失其常制。爲非禮耳。豈謂餘月非常鼓之月耶。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

君弱與范山言晉君少相合盾不以缺爲師傅使狡正之何也

伯至自齊貴之也故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拔爲王故歸之而魯之怨未嘗解故又兩侯西鄙

陳止齋曰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內之也○萬充宗曰春秋內魯尤內周○單伯以天子之使而執○春秋之所惕也○故吾大夫不至必見執而後至○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故單伯書至○

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盟○不會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

二軍

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絶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蔡悖盟主罪也○先儒謂晉不遽入之○伐之不服而後入之○猶有禮焉○

□云□爲詳以托□爲而□不令是反映此敘此兩例見序齊非後待以案能爲正是旁點法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眂諸侯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趙木納曰盟扈而公不與者行父如晉求治齊晉既諾矣使魯合諸侯而會之則齊怨必深故魯知晉之會而不與焉若權出于晉而魯不知也

晉受賂而入國俱還魯人大失所望深疾此盟故史氏從公不與盟之例書曰諸侯盟于扈蓋以其無能爲故畧而

承前篇無能爲求知齊之使會其故在晉

不序非夫子畧之也傳之釋經精矣望溪謂此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俱趙盾主盟而序先於諸侯故夫子畧之與傳二十七年盟于宋同不知彼則于玉圭盟此則靈公親涖不可爲比且七年扈之盟晉大夫時靈公幼穉盾不於此時先諸侯迨靈年旣長始傚然而駕諸侯之上哉經明言諸侯傳明言晉靈不必別爲之說矣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逆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詩小雅君子

挟進一層救
刺醒字

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有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言畏天之威于是保福祿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人弑商人傳

諸侯不能討賊。而賊遂無所不爲。文子從禮字擲出天迹。其言便見覇不可恃。悍鄰威偪。百計難免。惟有禮之貽。貽之天而已。北面誦孝經。知其計窮也。如早任柳下惠以振衰魯。豈至是乎。

經 庚戌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註解 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郪邱齊地故今在山東東阿縣境。郪齊西。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臺名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二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曰釋弑君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若名氏不通者稱人賤者稱盜昭公弑弟文公鮑立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釋與齊前年再伐會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閒疾瘳閒如字。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

高抑崇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曰四不視朔。則餘月猶視朔矣。曰不視朔。則凡告朔聽朔之禮皆不行矣。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

岸然一起有
宴洶起[illegible]楚
[illegible]瀾山之勢
秘窈求勢[illegible]
湧[illegible][illegible]以觀
杞楚之有國

幽公宰弟魏公費子厲公擢弟獻公具子眞公濞眞音慎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
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謂魯人以爲
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國無禮義則信妖信鬼躋僖公鬼也毀泉臺妖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
陽丘以侵訾枝杜解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按阜山今湖廣房縣南大林今在荊門州西北訾
枝莊子云堯伐叢枝即訾枝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前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
於選將伐楚百濮夷也選楚地按當在枝江縣南境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
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按當在襄陽府西境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
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

注云一結有始如處女後如脫兔之勢與首戰爪附云秦巴但伏兵攻麇無

前示以有餘此示以不足

兩不可相應

漆伐庸頭大饑

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往伐庸）振廩同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地按當在均州西）使廬戢黎（盧大夫）侵庸○及庸方城（庸地按竹山縣東有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楚大夫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陘隰地名跡云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通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與杜異也○蚡音焚）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師走曰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按魚今四川奉節縣○裨婢支反儵直留反）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按不用斥候也）楚子乘馹（傳車）會師於臨品○（地名當在湖廣均州界○馹音日）分為二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鬭椒）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石溪仞入庸道按今俱在均州界）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

怨笮又五法之變

楚子盟。鑿見楚。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強故

是傳三國滅庸。當以庸為主。庸為楚所虐。乘其兵荒。因而叛楚。非如戎人伐楚。麇人將伐楚也。楚所伐者當在戎麇、然戎不易伐。麇聲守國。伐之無功。惟庸可以計取。故為賈定伐庸滅衆之策。師出而麇百濮俱返。則戎之還去可知也。遂專致力于庸。然欲滅庸。非楊窗之逸。不知虛實。不可滅也。即知虛實。而不誘之使無備。亦不可滅。即使無備。而非遂使約秦。令秦會巴。分三國併伐。一庸仍不可得而滅也。篇中絕不說明秦巴兵於未處一點。一似庸甚危急。而二國之師。忽從天降。乃寫得滅庸。分外精神。夫秦從巴通楚。而巴為秦出。以見秦為功於楚者大。得罪於天下者亦

經書宋人弒君杵有主名傳有批公子鮑結出文公即位使賊國無可述寫公子鮑事有道而絕公無道並不下行一事以鮑之有道處即公之無道處見公之無道乃施防致之而詭臣探之也方卿上段叙事與不能其大夫君祇得國人以勝而公之

宋。公。子。鮑。（林）昭公庶弟文公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林）解言鮑之恤民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疏）羞進也四時初出疏云珍異謂

之物加而進之也（林）言有養老者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疏）數不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解）鮑有之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疏）以經植言鮑之親林無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以防闕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

元為右師。（按）此四公子（疏）華元宋督曾孫世族譜[illegible]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鱹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

按傳司城蕩意諸來奔之前在[illegible]

征會不齊力
致
蕩云夫人將
使上來一派
字以上敘平
日以下敘斷
將
問云殺君正
祈按之夫人
乎是何等夫
人絕只溫心
萬眞代公子
[illegible]以何大人
[illegible]六一翁[illegible]
[illegible]
眞誘忠於昭
其[illegible]罪曰君
[illegible]從[illegible]情大
[illegible]山[illegible]之心
使[illegible]不姦[illegible]
成[illegible]樂顧族
列亥

吾官近懼及焉。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收也既。霖解卒事也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之稱謂襄夫人祖洲毋諸侯阻廿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按一殊六卿愧死無地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猶甸之帥拔猶中情晉寡夫人至殺昭公指名王姬傳慎之也蕩意諸死之。力解鮑欲自掩其述以衆亂告意諸之死無以爲辭故陳而不宜聖矜不得而所也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按劉氏謂如傳所說則但爲不臣夫人爲不毋而公未有無道之實竊于見弒加以無道與序事自相反非也蓋鮑以君無道國人弒之告諸侯故

曾史不能正文公師位使毋弟須爲司城代意華耦卒而使
其弑名耳意請爲司馬稱法傳見惟殺意請左師以下皆袪使蕩
蕩虺之弟爲司馬虺爲司馬則華氏之族庶
通篇寫昭公事從末說起公子鮑至此忽首點出明公弒
所以失人心者此人陰主之盡賊首也禮於國人以下連
用四無不字直是形容不盡想見其心機無一不到作用
無一不工精神無一不照顧至襄夫人欲通之若以爲不
可於是夫人立鮑之意益堅夫欲去公族而不得襄夫人
者昭公也鮑偏於其短處示以盡善而弑昭之心通國同
之矣傳特插襄夫人欲通句以見夫人帷薄不帷故出力
爲賊臣用觀以因夫人何則夫人其下刃者也顧其舞鮑
在列卿華元右師也而受鮑之餌樂耦司馬掌兵柄者而

與鮑爲黨意諸而外通朝皆賊也公孫壽以死義命其子可謂鐵中錚錚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何以知意諸滅之也公與意諸自分一死矣將田孟諸驅而納諸死地身方及婦刃已加首試思夫人之使使者何人帥甸之攻帥甸誰氏有王者起一班卿佐駢首市曹以謝昭公地下孰從而有之哉亂臣賊子多以厚施奪國陳氏用之數世然後得志而鮑乘饑施惠不過七八年間遂使通國之人如趨慈父母君弑而猶告于諸侯曰君無道也君受不懸之名而賊君者置身事外傳舉情叙出以發明聖人討賊之義

經 辛亥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君弑自閔傳以下弑于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我

二語自相矛盾妙絕

小君齊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衍也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文公以弒君受賂故林父伐宋以夫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私舊不書謂稱人按此決例也失所言失其所討之人也

上年冬晉宋人弒君○次年春即書伐宋○明明討賊矣○舉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受賂而還失得爲討賊乎蓋盟公既長君臣已隙○前扈之盟失之於齊矣○今伐宋之役未嘗不欲親蒞也○盾實抑之○委之林父○是○四國之君皆欲討賊也○兵臨宋都○曰何故弒君○春秋討賊之師未有大聲疾呼

略即之盟時日本扈又求賂耶

如斯者也故大書曰伐宋正其賊之爲鮑而非赴告之所能掩也書人討賊之辭也魯史知是役與伐齊無異故畧之而稱不名聖人之意以爲書討賊人也之而盾已授意林父以討賊來以受賂去明年靈公會諸侯于黃父猶欲伸其前討而盾乃定賊而還魯史以其會屋猶之盟也故不列會之諸侯與盟屋同與于是靈之惡盾益深傳歷叙盾事俱爲桃園張本使盾秉國鈞于弒君必討于趙穿無暱則弒在穿安知其由于盾也而竟不然是無待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已知其有弒君之心矣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

此爲會扈例以首段爲主證駁無功更爲定賊諸侯所以貳也一句宗與書一入篇須知無一語不有上致意在故明目張勝字字含怒皆從上段生來詞作如此事猶向人前討貳乎宣子低頭默鄭責以兩語人憤可知出十大篇正盈

言復合則鄭止會扈之諸侯可知也五年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旣立穆公恃寵尊構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名佐寡君之嫡夷。太子名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蔵勑也勑成前好蔵挺上楚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朔孫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

[illegible]危辭斯夫[illegible]奉生詳筆遲其正意乎

以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襄公而再見於君靈公也夷與
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相及於絳晉國都按歸生對晉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此言孤者
若代其君言之辭氣發忿矣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
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附注】莊子鹿死
不擇音郭象注云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辭子家此晉未有從楚之意下文待倦卹鹿走險欲一閑而死
不暇擇音而鳴之惡耳按子家以其言過厲故以鹿不擇音爲喻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
人也以德卹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
鋌他頂反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
執事命之鯈晉鄭之見言欲以兵距晉按此正急何能擇之言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
于齊鄭文二年魯莊二十三年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亦獲成

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也謂大國）大。國若

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披穿與池）

（皆晉侯壻陳傳　傳言晉之不競）

鮑已立矣。何待扈之盟。猶恐其君未列于會。而四國之外。

本國之中。或起問罪之師也。故于伐宋。納賂之日。貢盟

扈之期。皆林父一力承當。而趙盾主之。于是四國大夫皆

醜然知盾之黨賊。而無能為也。鄭子家後此之殺君者也。

與臣賸肆而猶讓其貳楚。子家笑之矣。由今追昔。處處以

陳蔡夾窺見二國之密邇于楚。不敢貳楚者。皆鄭之力。非

晉近今威令足以使之無貳也。零星寫來年月分明。鑿鑿

[illegible]一[illegible]。可見有功無罪。今大國日以下。忽翻入

晉鄭交質端原日於矣

晉人直追到以待於僑幾於劍拔弩張非復事大之體故先云不擇音也末段又引齊桓之事不以朝楚見討然後點明從於強令不得爲罪而盾以不見鄭伯始以行成爲質終矣

秋周甘歜 周大夫 敗戎於邥垂。 周地按今爲河南洛陽縣。邥音審 乘其飲酒也。

〔眉〕傳爲成元年王師敗起傳

中原無弱而甘氏能敗戎師亦裝周所難可知戎之橫由齊晉之忽視王室也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於晉 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 猶苟且 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不及秋將死齊侯死于弒古無此方術醫何以知之

宋臨之獄屢言操道其無則可佚殺六殺不育例

經　王子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康公卒子共公稻立○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惠○懿公弒見公元立○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杜聘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子在喪之稱夫人姜氏歸于齊。按子卒而母大歸其弒顯然季孫行父如齊。按夫人歸而行父如齊其與弒顯然○莒弒其君庶其。

傳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杜僞將以伐我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illegible]期死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杜斷其尸足○邴音丙目欲反掘其勿反刖音月歜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

一云其與其是
貧傳立意總
右經遇之外

坐貿錫月故
不竹中効也
在繼一人設
死食而不國
中縱一人以
後孫功去嘆
幼錦

妻而使職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即是〉〈今在山東臨淄縣西〉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扑箠抱扶擧也欲以相感〉〈歜扑普卜反抶敕乙反〉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爲痛恨〉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林縱納懿公于申池之竹中傳實申池之竹木是也〉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之人無虐畏〉齊人立公子元。〈惠公桓公子〉

家則堂曰。胡氏謂公卿用事皆有黨賊之罪可也。謂國人皆在不赦。無乃非春秋之用法乎。漢人每當諸侯王有反謀。役連株逮。徧及國中。此借經義以殺人。不可不辨。君子于齊商人之弑。而不得不於元是問也。商人弑君之賊。國人不服。三月而後定。元起問罪之師而殺之。則元之

國也郤受商人之國而誅之亦討罪之義也今事之至五年則既君之矣或曰邴歜閻職弒之元不與聞也吾蓋于弒之前知之譏國不受取賢名也齊人以爲子臧之節曰夫已氏顯其惡也齊人以爲獨夫可誅其心卽宋鮑篡賂之心而鮑以陰傾之元則明援之也吾又于既弒之後卽之魯仲遂欲弒太子赤于元元非弒君何以慄慄危懼欲視仲以爲援元非弒君何以使人弒君而立庶且出姜爲齊女竊視爲元甥元非弒君遂何敢弒其二甥而不之忌元何忍戮其二甥而不之顧此皆元與于弒之證也且傳固明言之矣申城在齊城西輸轘轅蹊士女聚會之地也從如太康之田于洛汭鄭僖之遂出于鄵哉有大臣侍從

伏禍

有車士護衛稠人環視而僕隸小臣安敢取而殺之卽或弑之必如鱄諸刺僚而鈹已當胸殺蔡申而身已授首胡然君既死而人不之問納之竹中而人不之覺舍爵而行從容自在而不虞齊人之詰夫國有主之者也主之者元也而元遂自立爲君絕不問叢死何故出之竹中何時二賊之奔何地元固以爲國人之討賊也而左氏則以爲元之弑君也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爲惡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適爲不見行父而行父已在個中故如步不必另傳又於這十八年遂歸父消行父話甲點出殺適立庶以稱出傳未及此云只十字便使從然哽咽光景

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殿之書曰子卒諱之也拔不書弑諱之非以書子爲諱社誅仲以君命召惠伯叔以于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演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故出姜悲與求罪出者娶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娶不允于齊

諸侯必踰年改元正位既正位而書公若未踰年一年無二君不得稱公此繇之說人子不改其公體也不名先君已非也不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雖史猶用逆之[illegible]恐而不

晉也叔仲彭生疾風勁草盡節死于忠史畏仲遂亦不敢
書而亭林可亭俱謂聖人責其不能討賊非也國人稱曰
哀姜姓夫人一哭市人皆哭而蔽與仲與行父之惡附以
不磨魯人以一字哭姜勝爭國之謚法矣夫人初無失
德逐之大歸生既絕其發榮死復猶不祔廟此又成風傳
公所不為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先設而約十分爽食方承得令月必達語其張邦已暗伏下文一眼一去筋云且言不諱將不知實有殺莫於誡特…之師不…奚…之以…公之閒以上皆去背突之族後半推言先者使土…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則毀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殷服此以爲征刑一議刑八節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附法姦兆者姦之汝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illegible])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帝顓頊之號)有才子八

堯不能舉能之咎曰保嶽以至

人八人前裔其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聖總爲帰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隤音頹敳五才反昔嵬檮音桃戭音演尨莫江反降戶江杭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帝嚳之號有才子八人八人共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元善也稱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濟成也隕隊也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土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我狄王伯厚曰古音以侯爲才十六才子是也昔帝鴻氏帝黃有不才子，掩義隱賊，藏賊者殘云害好行凶德，醜亦惡也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食云饕不能然不能去耶既舜也乃以既宜舜乘其流共共舜也乃以自其

先舜三凶甚不能去於宮舜去四凶法殺亦化板流

此近也，周有也。英云不友，謂惡人。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可親之親而不才子與之附比，頑嚚之遜，教之許本反。

少皞氏（號金天氏，次黃帝之後。）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讒蒐慝，以誣盛德，（服行讒言，蒐聚其共工，其行窮其奇。）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檮杌，凶頑無疇匹之貌，謂鯀。）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鹿東一統

周云必備史克言之乃爲茲孫共第兄行証與故有叙背狀不得入也

臣堯爲堯臣賓於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棄也諸四裔遠也以禦螭魅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附注蘇疏南曰據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所記則渾敦等俱既名蓋四凶之號皆取象於禽獸杜氏以義理釋之非也說文裔衣裾也徐鍇曰謂衣邊也故胡之四裔傳中裔夷裔产之類皆倣此螭丑知反魅亡備反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美也五典常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西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呂說克內則深中宣公之隱外調盛稱文子之功一齊一莊其季氏後也

僕因衆以弑父便應得國如何來奔國人惡庶其何復立其所愛趙匡氏曰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句改以字作之字則經文了然因有二義此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僕見國人弑君恐已得禍竊寶玉以奔苟爲利而已愚按趙氏之說自允行父以國人弑君即以僕爲弑君以甚宣公納僕之罪不足據也如果僕弑則文子必命史以僕書於策且史克蔑於行父比僕爲四凶而竄誣之其於誠筆時自當直書其事而不然者天良難昧終不敢以弑誣之也但據莒人赴告之辭以爲彼國有弑君之事而已　此篇爲文子自己供狀言見有禮于君事如父母句以惡公之死埋之馬矢之中未聞一言即襄仲卒後未聞致葬焉使史

無董狐不敢書乎筆微左氏不從死乎惡無禮於君如鷹鸇逐鳥雀乃今日必授今日必出有此事君之禮耶僕爲盜賊器則姦兆而殺適立庶者獨非盜賊行賂者獨非姦兆耶此誠季友之不才子世濟其凶有三者起何止如四凶之投而曰免於戾其誰信之　季友以來三家鼎立然政自上行猶不至視君父如弁髦也自行父立宣操紀由已宜但拱手聽之馴至宿之卑公室意如之逐君而君如寄生矣故傳於季氏擅魯之始特錄此篇曼析發腐無復大臣謨誥之遺亦非羣臣奏對之體以視二臧之諫草御孫申繻輩之敷陳剴然忠佞之別也叢巳龍單後六公季孫擅魯等篇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文公弟）以作亂（文公殺昭公故武族欲因其以作亂）子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氏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莊公之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疏云世本戴公生術術生澤澤生須須生人司寇呂今左傳杜注說也）

呂東萊曰昭公果無道其子孫豈有厠足之地武氏逆昭公子爲亂雖不克成數年而後已使宋果懲昭公安能至此。宋文公純以仁義能務國人及得國則不仁不義殺母弟恐效尤也及昭公子斷其嗣也滅武氏出穆族竊不附己也欲以[illegible][illegible]于國人者之爲賊也　文公嗣位八人

以爲得君而武穆二族洞燭其姦距弑君一年而謀討亂賊立昭公之子豈非忠義之舉哉秦公子須若須爲鮑母弟有心故君故秦之以辭弭國人信之也爲鮑先發亟受屠戮惜哉

讀左補義卷十六終